

他又在和身边的一棵树说话。

这是一棵细叶榕树，他原本不知道它叫细叶榕，只瞧着叶子细碎、深绿，那种绿渗入了他的呼吸。它不瘦不胖，比他高出一个脑袋。如果他想瞧瞧它的头顶，就得仰视。仰视一棵树并不是一件教人委屈的事，只要他愿意，随时都可以这么做。他有些替它委屈，比如在一望无垠的旷野、在悬崖之巅，仰视一棵树是一种神圣的洗礼、一种近乎精神的祭祀。对一棵树而言，沦落为盆栽并不体面，不是一件光荣和幸福的事情。虽然它能够行走了，随处可见，上楼下楼、上车下车，甚至长途旅行。场面上风光了，眼界也开阔了，见多识广了，可树沦为了盆景，就病恹恹的，打不起精神，抖不起来。它就塌头塌脑，是个病美人的模样。

它是一棵被逼上楼的树，土地上已经没有它的位置。他尽可能给它安排一个理想的去处。他将它放在阳台上。他的住所还算宽敞，可楼层的高度不够，不足3米的空间。一棵树无论怎么生长，如果不搬离楼房，它的高度永远达不到3米。这是树的悲哀。而他认为的理想，就是阳台上还有相对充足的阳光，在阳光斜射的日子，光照时间更长一些。阳光的照射终究有些遗憾，因为外墙的遮挡，只有树的中间部分能接受到阳光，树顶和树冠都浸泡在阴影里。对于阴影，他也无可奈何。树刚进门的那个冬天特别寒冷，只要静下来，寒冷就从脚掌朝上钻，一直钻进骨子里。似乎能听见寒冷钻裂骨头的嘎嘎声，很是嚣张。阴沉沉的日子见不着阳光，那种寒冷同时钻进树的骨头里，从树叶的表面入侵，沿着叶脉、树干，直达树的根系。树在一天一天消瘦，树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憔悴，容颜尽失。他阻挡不了它向枯萎坠落的脚步。他甚至恐惧，它活不过这个冬天。他暗暗在内心为它祈祷。

他在电暖器上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。春天的阳光闯进房间时，他在榕树的旁边搁了一张躺椅，半坐半躺享受阳光的盛宴。他偶尔会翻开书，有意无意看上几行文字。那种时光是慢节奏的，弥漫着暖意和温馨，让人觉察不到时光的流逝。他闭上眼睛小憩，沉醉在书页上，突然有一种响动惊醒了他。有什么东西坠落了，发出了轻微的响声。先是短促的一声，之后就是一长串的窸窸窣窣。一片叶子落到了地上，树叶干枯了，可依旧有些重量，没有风，就直线坠落。枯叶卷曲着，像一个个喇叭，碰到树枝树叶就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这是树叶的哀乐，也是树叶的挽歌。乐曲一旦起唱，轻易不会停止。他的耳边始终响彻这种乐音。很少有人会喜欢树的哀乐，并且热爱上它。他也不例外。它给他的只有蔓延的恐惧。枯叶一片一片坠落，有时是几片叶子同时坠落。这种哀乐像海浪一样澎湃，一声一声将他淹没了。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他仰躺在椅子上，仰视着那棵树。好像只有保持这个姿势，才是对这哀乐的敬仰和尊重。他有一种体验，一个人安静得听见自己生命呼吸的时候，也能听见自己生命中这种窸窸窣窣坠落的挽歌。这种挽歌从出生的时候开始，无时无刻不在，伴随一生。

一个短暂的上午，细叶榕几乎褪净了它的细叶，裸露出许多干枯的枝丫。那些枝丫让人联想到那些上了年纪的手臂，青筋密布，皮肤干涩，所有外在的表现都在传递末世的信号。一棵树死在花盆里是客死异乡，是一个没有故乡的魂灵。他琢磨不透，那些叶子为什么选择了一个阳光汤漾的上午逃离。他花了一个下午收拾那些凋零的小喇叭，将它们埋在盛着细叶榕的花盆里。他埋葬它们时耳边一直回响着那种细微的哀乐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久不肯散去。他修剪了那些枯枝，将枯死的枝丫也埋在花盆中。他幻想这些枯死的时光能够腐化成营养，复活细叶榕树。等他干完这一切，细叶榕的枝叶所剩无几，已经是一棵半死的树了。它有限的生命让一个冬天过去了大半。他，只有默然。

天气一天天热起来。暮春时刻，细叶榕有限的枝头终于冒出了一些新绿。那种绿是稚嫩的，一丝一丝伸展、张开，慢慢添了许多新叶。那些树干的某些地方也长出新的枝丫（也许还不能称为枝丫，不过是几根极为纤弱的枝苗）。那些枝苗慢慢抽长，盈寸了，再伸长，极力朝向远一些的地方。他瞧着，暗暗替它有些着急。可它慢腾腾的，丝毫不理解他的心情。它极慢极慢地伸展，他也释然了，只要它在伸展，总有一天又会枝繁叶茂。一年过去了，有限的时光只复活它有限的枝叶。冬天，

他又半坐半躺在细叶榕的身边享受阳光。他已经不为它的活着而惶恐了。阳光漏过枝叶，在他身上洒上了点点光斑。那些让细叶榕失去的阳光让他的生命慢慢温暖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适合小憩或者阅读，还可以怀想一些春天的往事，怀想树或人。他不用仰视，树顶的枝叶无限沉默在阴影里。

第三年，也许是那些埋葬在花盆里的枝叶腐败了，细叶榕的生长超出了他的预期。那些残留的枝丫上，细叶的厚绿一层压着一层，有些密不透风了。前一年长出的新枝抽出去老长，厚实的叶子坠得枝丫都有些弯曲。有朋友搬家，在旧居留下许多花草草，其中居然有细叶榕，矮矮小小的，可能荫蔽得太久，有些枝丫透出了败相。他一眼就看中了它，将它搬回来，放在那棵细叶榕的身边。他要复活它，让它枝繁叶茂。它也不辜负他的期望，很快长出了新叶。他有两棵细叶榕了，一棵高过他的头顶供他仰视，另一棵高不过膝供他俯瞰。这一俯一仰之间，生活突然多了许多不可言说的隐喻。又是秋天来临。那棵高大一些的细叶榕，枝叶间突然冒出了星星点点的金黄。那些叶子改变了颜色，先是叶面上有了丁点的浅黄，慢慢地扩散，将绿色覆盖、侵吞。到后来，整张叶子都让黄色占领了，在阳光下金黄得透明。他的耳边回响起那窸窸窣窣的哀乐，连贯或不连贯的，这金黄就是哀乐的前奏。那窸窸窣窣的哀乐就像一场漫漶的雨，将他的内心浇透了。他开始了一项自认为很神圣的事业，就是摘下那些黄灿灿的叶子，将它们埋葬在花盆里。他不忍有一天听到它们飘落时的哀乐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）

大河家

□ 杨海蒂

大河家是甘肃临夏的一个回民小镇。大河家，因黄河古称（大河）得名，因大禹治水闻名。大——河——家，这三个字组合到一起，便有了特别的韵致，风华从朴实中出来。

到达大河家时，已暮色四合，街道越来越空旷、安静，偶有成群骡马悠然走过；广场上，三三两两的人在惬意地散步，一群女人在欢快地跳舞，舞曲是优美的花儿和藏歌。

是夜，我宿在黄河边的旅馆。

凌晨4点多，一阵高亢的唤礼声凌空骤起，我猛然惊醒，屏息聆听，却已万籁俱寂；过了几分钟，清真寺的邦克声再度高扬，紧接着，鸡鸣狗吠，然后，天地间又是无比宁静，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

一种极致的美，带着不可言说的神秘，直抵灵魂深处。这样奇妙的遭遇，于我是平生第一次。我激动不已，拉开窗帘往外看，只见远处灯光若明若暗，让我感觉暖意融融。

天刚亮，我迫不及待出门。

站在大河家大桥上，不见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不闻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”，四周回荡着微风，清澈的黄河水，波澜不惊地从我脚下流过。黄河一路狂欢奔腾，冲出积石关后，立马收敛起野性，变得波平浪静，使大河家得水藏风。

积石关为古二十四关之首，关内“积石神功”为河州八景之首。积石峡两山对峙，隐天蔽日，山势险峻，峭壁千仞。在史书上，“积石雄关”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理名词：《大河赋》载，“览百川之弘壮，莫高美于黄河；潜昆仑之峻极，山积石之嵯峨。”“双峡中分天际开，黄河拥雪排空来；奔流直下五千丈，怒涛终古轰春雷。”（解缙《题积石》）“地险天成第一关，岿然积石出群山；登临慨想神人泽，不尽东流日夜潺。”（清·李玑）“美哉，山河之固，金城形胜，莫有过此者，皆大禹圣人神功也！”（刘卓《题积石》）

积石关是大禹治水的源头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，大禹治水，“导河自积石，至龙门，入于沧海”。稀世珍宝青铜器“遂公鼎”上的铭文，不仅记载了大禹治水，还记述了“禹”是夏王朝的奠基人，没有大禹，便没有夏，更没有“华夏”。

大河家，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。

在大河家，一河分两省，一镇连五县，一桥联五族；大河南北两岸，也正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。隔河相望，是积石山脉分水岭，黄河水贴着山根流淌，青海省民和县官亭古镇就在百米之外；古有“官亭伺候”之说，迎送官吏都在此地。顺河眺望，是古丝绸之路之要冲：临津古渡。千百年来，积石关前的大河家渡口，以水运沟通着陆运，以中原沟通着西域，以中国沟通着中南亚，边将戍卒、商贾行人络绎不绝，张骞、隋炀帝、成吉思汗……都曾在此地渡过黄河；王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青海，临津古渡功不可没。

眼前的临津渡口，萧索、静默，只有遗存于黄河岸边的两墩石锁、孤零斜吊于河面的一条铁索，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
保安腰刀，是大河家另一张名片。当琳琅满目的保安腰刀映入眼帘，恍然间，我似乎穿越到了冷兵器时代。大河家是保安族聚居地。民族瑰宝保安腰刀，是保安族的骄傲，曾是“西北王”马步芳的主要装备，其制作工艺列入国家首批“非遗”名录。鼎盛时期，大河家一个村庄就有数百名工匠。在顶级刀匠眼里，腰刀有生命有灵魂，刀道如人生，须得千锤百炼方成大器。

精美锋利的折花刀，是保安腰刀中的珍品。它优美的花纹，让我想起大河家大桥下碧波荡漾的黄河水。在我看来，藏刀刚猛却失之粗犷，蒙刀彪悍但太过于霸气，英吉沙小刀锋利而偏于精巧，只有保安腰刀，璀璨夺目又简洁大气，英气逼人又质朴低调，与大西北风土民情相吻合，极具王者风范，或许，这也就是周总理曾将它作为国礼赠送给宾朋的缘故吧。

回到车上，有人吟唱起花儿：“什杨锦把子的钢刀子，银子包哈（下）的鞘子，青铜打哈（下）的尕镊子，红丝线绾哈（下）的穗子。”赞保安腰刀，真是好听。全车人都闹着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他拗不过，唱起一首更为古老的大河家花儿：“大河家里街道牛拉车，车拉了搭桥的板了；把你阿哥的心拉热，拉热者你不管了。”唱的是大河家昔日繁华景象，好听极了。

腰刀、花儿，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总是气息相通。大河家神奇雄伟，大河家风情万种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一届高研班学员）

细叶榕的哀乐

□樊健军

一个短暂的上午，细叶榕几乎褪净了它的细叶，裸露出许多干枯的枝丫。那些枝丫让人联想到那些上了年纪的手臂，青筋密布，皮肤干涩，所有外在的表现都在传递末世的信号。一棵树死在花盆里是客死异乡，是一个没有故乡的魂灵。他琢磨不透，那些叶子为什么选择了一个阳光汤漾的上午逃离。他花了一个下午收拾那些凋零的小喇叭，将它们埋在盛着细叶榕的花盆里。他埋葬它们时耳边一直回响着那种细微的哀乐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久不肯散去。他修剪了那些枯枝，将枯死的枝丫也埋在花盆中。他幻想这些枯死的时光能够腐化成营养，复活细叶榕树。等他干完这一切，细叶榕的枝叶所剩无几，已经是一棵半死的树了。它有限的生命让一个冬天过去了大半。他，只有默然。

天气一天天热起来。暮春时刻，细叶榕有限的枝头终于冒出了一些新绿。那种绿是稚嫩的，一丝一丝伸展、张开，慢慢添了许多新叶。那些树干的某些地方也长出新的枝丫（也许还不能称为枝丫，不过是几根极为纤弱的枝苗）。那些枝苗慢慢抽长，盈寸了，再伸长，极力朝向远一些的地方。他瞧着，暗暗替它有些着急。可它慢腾腾的，丝毫不理解他的心情。它极慢极慢地伸展，他也释然了，只要它在伸展，总有一天又会枝繁叶茂。一年过去了，有限的时光只复活它有限的枝叶。冬天，

他又半坐半躺在细叶榕的身边享受阳光。他已经不为它的活着而惶恐了。阳光漏过枝叶，在他身上洒上了点点光斑。那些让细叶榕失去的阳光让他的生命慢慢温暖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适合小憩或者阅读，还可以怀想一些春天的往事，怀想树或人。他不用仰视，树顶的枝叶无限沉默在阴影里。

第三年，也许是那些埋葬在花盆里的枝叶腐败了，细叶榕的生长超出了他的预期。那些残留的枝丫上，细叶的厚绿一层压着一层，有些密不透风了。前一年长出的新枝抽出去老长，厚实的叶子坠得枝丫都有些弯曲。有朋友搬家，在旧居留下许多花草草，其中居然有细叶榕，矮矮小小的，可能荫蔽得太久，有些枝丫透出了败相。他一眼就看中了它，将它搬回来，放在那棵细叶榕的身边。他要复活它，让它枝繁叶茂。它也不辜负他的期望，很快长出了新叶。他有两棵细叶榕了，一棵高过他的头顶供他仰视，另一棵高不过膝供他俯瞰。这一俯一仰之间，生活突然多了许多不可言说的隐喻。又是秋天来临。那棵高大一些的细叶榕，枝叶间突然冒出了星星点点的金黄。那些叶子改变了颜色，先是叶面上有了丁点的浅黄，慢慢地扩散，将绿色覆盖、侵吞。到后来，整张叶子都让黄色占领了，在阳光下金黄得透明。他的耳边回响起那窸窸窣窣的哀乐，连贯或不连贯的，这金黄就是哀乐的前奏。那窸窸窣窣的哀乐就像一场漫漶的雨，将他的内心浇透了。他开始了一项自认为很神圣的事业，就是摘下那些黄灿灿的叶子，将它们埋葬在花盆里。他不忍有一天听到它们飘落时的哀乐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）



积石横空
孔德良作



存在与想象

□李万华

猫捕鼠

猫捕鼠的事情，我已不再陌生。猫晚间出去，清晨披着灰白天光归来的形式会不一样。猫如果悄无声息地回来，乘主人未醒，钻进被窝，或者蜷在松软的毯子上，仿佛深睡未曾醒转，一般是夜间毫无收获，空手而返，肚子或许饿着，但也不敢贸然叫唤，很有些理亏不好意思的样子。猫如果得胜，逮到两只老鼠，总会大张旗鼓地回来：嘴里衔着老鼠，也不急于吞咽，人在哪里，就找到哪里，并用鼻腔发出些大的声息。有时当着主人面，嬉戏老鼠。这嬉戏像极了孙悟空在来手掌内翻筋斗。如果衔来的老鼠已死，猫也会将它搁在地面上，用爪子来回拨弄，直到兴高采烈。也有一些世事已经看淡的猫，清晨衔着老鼠回来，找个安静角落，独自进餐，一派老年意象。

猫最懂得优雅，这胜过惯常女子，它的肢体动作少而又少，力度常常在一朵花承受清风之上，独来独往，孤绝之外，大眼睛还藏些不解与无辜。如此，我总以为猫的梦想如果不超凡脱俗，起码也要文艺一些，或者，魏晋一些也有可能，没想到它们还是坠落世间，做着捕鼠为生的行当。

我养过的一只虎斑小猫很是瘦弱，总是营养不良、百病易侵的模样，生小猫倒是一年一窝，是一位极慈爱负责任的母亲，小猫眼睛未睁行动不便时，整日守在窝旁，风吹草动都格外警醒，待到小猫可以行走攀爬，便带领它们熟悉周边环境：花园、果树、房间、台阶与甬道。吃饭也总是等小猫吃完，才去胡乱吞咽一些。有一次，它速回一只小老鼠，兴奋地大声喵呜，招呼小猫去吃，自己则蹲在一边啃食盒里干硬的馒头块。

我以前看《猫和老鼠》，曾经感慨：猫和老鼠才是朋友，因为它们是彼此的精神动力。现在想来，瞎扯。在猫眼里，老鼠不过是美味的食物而已。

冬日的黄昏来得总是匆匆，下班才要往家走，西天的紫色光晕已被暗取代，淡烟浮起，远山也只剩下黑的朦胧剪影。转换的事情如此不经意，仿佛从没有转换发生。近处，冷风似晨间白霜，并未散去，枯瘦的青杨枝条、屋顶、衰草，甚至掠过的一些鸟影，都裹着寒意。我塞着耳机慢悠悠地走，并不着急。冬天便不是一个大撤退之后的荒原，烽烟已尽，走不掉的，都带些仓皇模样。这样走着，看见路旁绿化带的荒草中，一只白色流浪猫躺在那里，微蜷身躯。它已死去，但仿佛正在熟睡，小脑袋抵着胸部，毛色并没有被尘土污染，显得蓬松柔软，耳尖依旧挑着俏皮。

汽车在身旁疾驰而过，行人看不清容貌，大小提琴的声音中，我想起的，却是前几天的一个梦：黑暗弥漫，不知是白昼还是夜晚，我挑着一盏灯笼行进。除去灯笼，四周一切都被黑暗笼罩，而那昏黄光晕，也只是小而又小的一团，我期望能遇见什么，停顿一下，或者结伴而行，然而除了远处同样行进的几盏昏黄灯笼之外，依旧是黑暗，我静悄悄地行进，一句话却兀自冒出：我们行进的路线，彼此都是如此平行。

也许是一个夏日黄昏吧，我坐在离家不远的一座山峰上，望着四周另一些青色的山峰想：如果有一种时刻，我沿着这些山脉一直走，一个人，如果牵着一匹马，或者一匹瘦驴，更好，去哪里无关紧要，只要往前走，夜晚到来，白昼开始，一枚叶子凋落，一只小云雀在田野高歌，都不能让我停驻。

当我那样想的时候，晚风有些凌厉地从山头拂过，夜的阴影开始在山脚堆积，山下没有炊烟的平地上，小小楼宇杂乱无章。我知道，我不能长久地、如此平白无故地坐在山头，我必将在夜晚到来之前回家去。我也知道，尽管我那样热烈地想象，但我不可能行动。不是没有条件，是没有胆量。

想象可以不受约束地驰骋，漫无边际，但不能全部付诸实践。想象是抛洒，是晕染，胆量是用笔尖来收边。

蜗牛大约也是如此吧。

菜园里的虫子，除了蜗牛、瓢虫、蚂蚁和蚯蚓，其余的似乎都有点让人害怕。其实，寒冷的青藏高原，虫子本来就少，惯常见到的，也就是长腿蜘蛛，踩着高跷似的慢悠悠来去，一种漆黑的甲虫，仿佛泡大的了的黑豆，一寸长的褐色蜈蚣，还有一种从青杨树上掉下来的大树虫，两寸长，白中带绿，肚子底下密集的全是爪子。春天翻地时，土壤中藏着一种“小和尚”，它会不停地摇头。菜园的南墙根，长满了野罂粟，这是一种蔓延起来无边际的花草，羽状有裂齿的叶子披拂开来，会迅速遮蔽一个滑湿的幽暗所在。有时雨水丰沛，叶子葳蕤得过分，未开花前，便揪它墨绿的叶子做菜吃：凉拌，或者煮在面条里。那时，淡灰色的蜗牛总是爬在那些叶子上，不动，像麻雀雀。揪两三片叶子，便要甩一只蜗牛下去。即便时间充足，有足够的耐心，我也从没见过蜗牛在叶子上爬行。时间久了，我甚至相信蜗牛在一个地方出现，它将永远在那个地方，它的来去不过就是出现和消失，那几乎是一种带着任性的存在。它不会带着你的目光爬行，绝不。

再见蜗牛，已是多年之后。在鲁迅文学院，一个雨后的早晨，阳光掠过梧桐和玉兰的大叶子，也掠过欢欢浅粉的管状花，瓣铺下来，罩在池塘旁边的水泥甬道上。太阳升起的时间并不长，一些小蚯蚓深褐色的尸体蜷在那里，仿佛风干了一样。水泥地上，更多的是一些细线，它们那样醒目，正在发散银色光芒。我弯下腰，才看清那是黏液滑过的痕迹。黏液早已干透，板结在水泥上，成为深深浅浅的银粉。它们弯曲着，缠绕着，显得毫无规则和头绪。它们又那样多，一条条从路旁的草丛延伸出来，纠缠着，试图到达路面的另一头。路面不宽，但它们的目标并没实现，只将自己囿于两只手掌宽的地面上，来去迂回，并终止。

蜗牛在一边，有些已被汽车车轮轧碎，我捡起一些并未遭遇车祸的蜗牛，它们无一例外地，已经用一层银色黏液将壳口封闭，不知生死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）

母亲来北京帮我带孩子了。

65岁的母亲，身患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腰椎间盘突出等，一身的毛病。她来带孩子，对我来说简直难以想象。然而，对她说，给我们带孩子是她一定要完成的夙愿，因为几个哥哥的孩子她都带了，只剩我的了。我们打算请个保姆，带孩子的同时顺便照顾她。谁知刚一提出来，母亲就像触电般地站了起来。

“要请保姆我就走。”母亲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们傻眼了。